



市井风

小暑时节,暑热渐盛,闽南茶乡仍留存几分暮春清韵。小城里,铁观音早已融进市井肌理。清润茶香漫过街巷,拂面微风里,浮动着绵长淡雅的兰花香。

周末午后,我走进街边一处小众共享茶室。这里没有迎宾的客套,也无专人值守的烦琐,只需手机扫码,便能推门而入。茶室隐于闹市之中,门面朴素简约,跨进门扉,便隔绝了外界喧嚣。我选了间临街小包间落座,窗外街道行人川流不息,细碎的市井声隐约传来。不远处,大龙湖碧水潺潺,像一条湿润的绸带,环抱小城,缓缓流淌。

扫码点单,茶单上的“头春铁观音”格外醒目。暮春采制的画面依旧清晰:茶山云雾缭绕,茶农抢抓农忙时节采摘鲜叶,连夜摇青揉捻、文火慢焙,以十足耐心打磨每一道工序,用心凝出一泡佳茗。确认下单后,智能茶柜自动弹开,铝箔袋茶叶、白瓷盖碗、电热水壶摆放整齐,全程自助,随性自在。拆开茶袋,干茶紧结油

润、青褐带砂,独属于春茶鲜活清透的气韵扑面而来。

烫杯、置茶、高冲注水,动作舒展有度。沸水冲入盖碗,蜷曲的茶条在水中慢慢舒展、上下沉浮,恰似小城不急不躁、温润平和的生活节奏。静置片刻出汤,茶汤透亮金黄,入口绵柔顺滑,清雅兰香在齿间缓缓漫开,回甘久久不散。这份醇厚滋味,源自茶树历经冬春云雾滋养、日夜沉淀的山野本味。纵使时值小暑,静心细品,仍能触摸到暮春茶山的灵动与温婉。

邻间茶室里,传来阵阵爽朗笑语。几位阿姨点着平价自助茶品,聊着家长里短:谁家学子金榜题名,哪家超市生鲜划算……琐碎的日常闲话,满是小城生活的温情。无人打扰,更无人催单,她们从午后聊到夕阳西下,从容消磨这份闲散光阴。

另一间包厢则安静清幽,一位年轻人正对着笔记本电脑专注忙碌。他从一线城市返乡,是名互联网工作者,趁着周末回乡休整,特意选在此处远程办公。比起喧闹的咖啡馆,这里清雅静谧、茶香萦绕,既能专心处理工作又不受外界纷扰,是茶乡独有的松弛办公好去处。

共享茶烟

□张晓斌

这便是闹市间难得的悠然。没有大城市快节奏的生活焦虑,没有职场里的行色匆匆,只有藏在寻常茶室里、触手可及的慢时光。往昔,老城街巷的传统茶馆人声鼎沸;而今,新式共享茶室悄然融入日常——智能便捷、清静松弛,既延续了千年茶乡的本真韵味,又契合了当代年轻人松弛恬淡的生活追求。

抬眼望向窗外,绿道北线穿坡青山之间,满目翠色、景致秀丽。每到周末清晨,县城男女老少都爱往绿道上走,跑步、散步、结伴闲聊,呼吸着混有茶香的山野清风。即便暮色降临,仍有行人三三两两徜徉其间,把小城的闲适安逸,尽数揉进晚风与点点星光。

手中热茶温存,手机里不断弹出的工作信息,在这柔和氛围中也显得平和了许多。这个周末午后,我暂且放下案头文书、卸下工作忙碌,只独享这段与茶香相伴的安静时刻。邻间的欢声笑语、轻浅的键盘敲击、窗外的湖光山色、杯中的悠悠茶香,万般光景相融,绘出一幅抚慰心绪的小城烟火图景。

夕阳西斜,湖水泛着金光。我逐一清洗



(CFP 图)

茶具,将茶汤倒入专用回收桶,一键扫码离店。走出茶室,晚风裹着淡淡茶香拂过脸颊,一扫午后的燥热。沿街茶铺灯火次第亮起,商户们有条不紊分拣茶青、剔除茶梗、封装礼盒。四季更迭,朝暮往复,茶乡的烟火与清茗香气从未中断。

我暗自想着,下周得闲,还要再来。不约友人,不带琐事,只携一份闲心,在这共享茶室里,再沏一壶故土香茗。

静看茶烟袅袅升起,静候光阴缓缓流淌。一座城的舒缓节奏,便在这小暑午后的一室茶烟里被妥帖安放,余韵悠长。



人们期望伫立山顶,殊不知,真正的快乐是攀登山峰。

新世说

□李素英

昨天和一位要好的同事闲谈,说起当下的日常,她坦言日子十分忙碌:下班后运动、学绘画,整个晚上安排得满满当当。可她的眉间间毫无疲惫,眼里反倒闪着光。

这位同事已年过半百,不久前才开始学国画。本想借笔墨静心修身,谁知一拿起画笔便彻底沉浸其中,越画越痴迷。每天晚上,她跟着网课老师学习国画技法,老师一边讲一边做示范,她便边听边实践,铺开宣纸伏案练习。研墨、调色、勾勒、上色、晕染……她沉醉在一笔一画的世界里,悠悠岁月在墨色与丹青间缓缓流淌,日日坚持,从未间断。

像她这样的人,我身边还有几位。六十一岁的医生老友在退休前特意创办了个人公众号,在繁忙工作之余笔耕不辍,坚持每日更新。文章内容包罗万象:有时点评时事热点,有时记录生活里细碎的温暖,更多的是如实描摹平凡日常中的点滴感触。她写过10万+的爆款文章,却从不在意流量高低,只把公众号当作专属的电子日记本,日复一日记录心绪。

再说一位四十五岁的挚友,常年坚持力量训练。壶铃、哑铃、杠铃轮番上阵,推举、下拉、划船各种动作从不缺席。仅仅数月,精神面貌便焕然一新。再见面时,几乎判若两人:面色红润,身体线条紧实挺拔,整个人容光焕发。岁月非但没有在她身上刻下沧桑,反倒让她重拾少年意气,实在令人羡慕。

那天和舞蹈老师闲聊,我们一起约定:往后要努力活成丰盈自在的中年人。人生已然行至半场,前半生为房子、车子、孩子奔波操劳,把大量心思都放在家庭上,鲜少关注到自己。如今孩子们早已长大成人,有了自己的人生道路。是时候收回目光,好好关照自己了,趁身体尚好,去实现搁置已久的心愿,奔赴心中向往的生活。

说到这里,我望向镜中不再年轻的自己,心底满是踏实真切幸福感。这份幸福,从不需要华贵衣衫来衬托,也无需精致妆容来修饰。仅仅是因为随心做自己想做的事,便足以填满内心。

伏案作画的同事、执笔写文的医生、坚持健身的挚友,还有热爱舞蹈的老师,她们都拥有这股纯粹的幸福。她们安心地活在属于自己的光阴里,心中有一簇不灭的热爱之火,便日复一日地浇灌它、守护它。不求通晓万象、周全圆满,只是在专注与坚持中,慢慢长成了独一无二的模样——不耀眼,却自有光芒;不完美,却已是圆满。



停电

小宝在家写作业,中途突然停电。小宝兴奋地大喊:“停电啦!太好了!终于不用写作业,可以看电视了。”说着就要跑去开电视。一旁的父亲无奈轻叹:“这孩子,懒也就罢了,还这么傻,唉!”

为什么偷车

一名偷车贼被当场抓获,警察审讯:“你为什么要偷车?”偷车贼迷迷糊糊答道:“因为酒喝多了。”警察打断他:“现在问的是偷车!醉酒不能成为偷窃的借口!”偷车贼支支吾吾解释:“就是喝多了,怕开自己的车被查酒驾,才想着偷别人的车开……”

惊喜

晚饭后,妻子坐在沙发上发呆。丈夫小心翼翼地问:“是不是刚出差回来,太累了?”妻子长叹一声,说:“从我进门的那一刻起,你的烛光晚餐、鲜花礼物,看似是我精心准备的,但你少算了一件事。”丈夫问:“什么事?”妻子说:“我提前一天回来,想给你一个惊喜。你怎么知道的?”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)

碎碎念

夏日里的一场雨驱走了灼人的炎热,送来了满地的金黄芒果,虽然所到之处都湿哒哒的,仍让人不禁感叹,这真是一场喜人的雨。

学校教学楼旁种了几棵芒果树,在学校生活了一二十年的老师们说,这些芒果树的品种很是独特,跟其他地方的芒果不一样。但对于在这里生活七八年的我而言,树还是树,芒果还是芒果,我真看不出哪里不一样。但我从他们坚定的语气中感受到了他们对这几棵芒果树独爱的情结,我想,这种独爱的情结或许可以理解为他们对于学校的热爱而爱屋及乌吧。其中有一棵芒果树,据说已有上百年的历史,有四层楼高,树干十分粗大,大约要三四个人手拉着手才能把它环抱。它的枝叶

十分茂盛,巨大的树冠像一把绿绒大伞,撑开了一片令人舒适的绿茵。每年夏天,这棵芒果树上便硕果累累,吸引着许多期待的目光。

从芒果树下走过,“砰”一声,一个芒果从树上掉下,恰好掉在正前方。我环顾四周,见四下没人,连忙走过去捡起来,一看,芒果因为摔在水泥地上裂开了一条缝,其他部位很完整,放在鼻尖一闻,哇,好香的芒果香!看来同事们说的没错,这些芒果品种真的与别处的不一样!夜里下过一场雨,地上还有不少被风雨带下来的芒果,这真是大自然的馈赠呀!

满地的芒果就在我的周围静静地躺着,有的黄澄澄的,有的黄中还带点青,有的整个都是青色;有的熟透了,可能掉下来多日无人收拾,成了蜜蜂和蚂蚁可口的美食,有的裂了缝,有的居然还完好无损……满地的芒果散发着诱人的香味,

拾果记

□许彩凤

仿佛在招呼我:“快来捡呀,我就在你面前。”就这样,我像个小偷一样,带着惊慌与窃喜的心情开始捡了起来。一个,两个,三个……我的手掌已经装不下了,我飞快地奔回办公室,拿了个袋子继续来到芒果树下捡。这回,我又积累了一个捡芒果的“经验”:到水泥地旁边的花圃里捡。因为花圃是泥土地,比较松软,芒果掉在泥土上就能完好无损。当我在为自己的“聪慧”沾沾自喜时,我偶遇了学校里的两位老同事,她们跟我一样,也来捡芒果!哈哈,原来,“贪吃”的不止我一个人!我顿时感觉自己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伙伴,心里的惊慌与腼腆瞬间转化为一种“他乡遇故知”的惊喜和温暖。同事说:“我们天天来捡,每天都捡一大盆。”然后,她们又说:“这棵百年芒果树果子很有规律,一年丰收一年少果,不过,这棵树结的果子好吃,果肉里没有丝,吃起来更甜嫩。今年,这棵树结的果子不多,明

我家的西高地

□倪怡方

股机灵劲儿。才五个月大,小小的身子,却已经有了几分倔强的模样。

头两天倒是省事。每天早晨六点半左右,团子在笼子里吠一声,妻子便下楼去察看。年轻人早已交代过了,这叫声不是要尿尿就是要拉屎。妻子料理完,便烧开水,用量杯量出五十毫升的狗粮泡上。等凉了些,喂它的时候,它竟蹲着听口令,我们从十倒数到一,说“吃”,它才吃。我看着稀奇,这小家伙,倒比有些孩子还守规矩。

没过几天,便由我接替妻子的班了。我取笑她,当初信誓旦旦地说让年轻人放心出门,团子的事她包了,这话才两天便失效了。她不服气地哼了一声,说白天到天黑都由她负责。

说来也怪,我跟团子日渐渐熟了起来。这小东西,智商确实高。它对屎尿特别敏感,一拉就叫,非要人立刻打扫干净才罢休。泡好的狗粮烫,它急得围着我们转来转去,可口令没听完,绝不敢乱吃。后来还学会了先握手后吃饭,那副认真的样子,叫人忍不住想笑。

最欢快的是去小区溜达。一出门,它就撒

了欢儿,在儿童滑梯周边跑来跑去,东嗅嗅西瞅瞅,瞧什么都是新奇的。邻居小孩想喂它吃的,我们不让;地上有脏东西,我们盯着,它也不敢乱吃。苹果、蓝莓它都喜欢,但我们都严格控制着量,生怕它闹肚子。中午或下午,偶尔给它一根骨头或者一粒蛋黄当点心,它就高兴得不得了,尾巴摇得像个小风车。

午休和晚上要休息时,我们让团子进笼子。它就像个懂事的孩子,自己钻进去趴着,不一会儿就睡着了。中午的时候它躺着四脚朝天睡,让我们见了窃笑不已。夜里,我们会在客厅给它留一盏小夜灯,昏黄的映映着它蜷缩的白毛,安安静静,像一团软软的云。

一个星期的相处,不知不觉就过去了。女儿她们回来那天,带着团子去了一个小镇,那里风景好,他们用绳子牵着它在湖边漫步。团子在那儿遇到了好多小伙伴:比熊、泰迪、金毛、柯基、哈士奇、博美、柴犬、京巴,大大小小的,热闹极了。它们互相嗅嗅,打打招呼,有趣得很。只是有只博美突然吼了一声,把团子吓了一大跳。

在小镇上,团子居然学会了上台阶。后

手工面线

□赖瑞禹

在“十间张”的大厝里,父亲是做手工面线的匠人,两间窄屋,硬是挤出半间当作坊。那时候我半工半读,上午放学后总要小跑着回家,帮忙拉面线、晒面线。逢年过节,父亲要用满满两大缸面粉做面线,忙得脚不沾地,便逼着我学盘面筋。我心里百般不愿,却还是攥着浸了水的麻绳,在阁楼上一圈圈绕,只觉得无趣。父亲总说:“一艺在手,一生不饿。”我那时年少,终究没放在心上,最后半途而废了。

盘面筋,是面线工序里最见功夫的一步。大块面团,要盘成簸箕里大小均匀的面筋,稍不留神就会粗细不一,绕上竹杈一拉便断;就算沾水接上,也拉不长。从前农家种麦,有时麦子尚未成熟便收割,或是晾晒时遇上雨天,再加上有些作坊为多出粉,磨出的面粉面筋韧度不足,做出的面线更是一碰就断。再者注水、下盐、揉面,样样都马虎不得。和面用的活泉水,三九寒天也带着暖意;食盐要一厘一厘称得精准;揉面全凭臂力,一遍遍翻缸撕揉,直揉到面团柔韧细

腻,全靠手上功夫,就像厨子炒菜,讲究火候,从无捷径可走。

慢工出细活,从面团变成一缕缕面线,要经过七八道工序,耗上大半天工夫。如今打个电话,店主就会把优质面粉送来,制作面线前还能用手机查看精准的天气预报,省心不少。可制作工序依旧,一步都不能省:注水、加盐、搅拌、揉面、切块、盘筋、绕竹、拉扯、晾晒。每一步都要沉下心、耐住性子,急不得,躁不得。这是手艺人的本分,也是老手艺的魂。这么多年过去,世事变迁,手工面线的传统工序,始终未曾改变。

在老屋前坐了小半个时辰,待最后一根面线拉完,厅堂里挂着的面线也渐渐剔透,便可挽结包装。伸手抚摸,柔软清凉,顺滑温韧。俯身轻嗅,满是面粉的清芬与阳光的气息,这是机器做不出来的效果。叔叔说,手工面线依旧深受喜爱,年节里销路最旺,祝寿宴席更是少不了它。就算远赴东南亚,带上几包手工面线,也是体面的伴手礼。他一年劳作两百天,每天做四五十斤,



(黄祖祥 摄)

一斤售价五六元。赚的虽是辛苦钱,倒也安稳踏实。

我想,手工面线质地匀细,白里透着淡淡的麦色。丝丝缕缕之间,缠绕的是老一辈人的心意,也是代代割舍不断的乡愁。老祖宗传下的吃食,藏着质朴的生活智慧。这古法手工面线,浸着泉州的山水灵气,裹着小麦本身的清香,经日光缓缓晾晒,凭匠人巧手反复揉捏,才熬出这般温润绵长的滋味。



360行

一个周末晌午,风轻悄悄的,我独自寻至镇区里的一家老面线坊。车停稳,抬眼便见黑瓦覆顶、石墙斑驳的老屋,屋前是细纹斑斑的青砖埕,埕上立着三四架旧面线架,木架布满岁月的痕迹。

老屋木板门敞着,厅壁横着一块沾满圆孔的黑木板。我轻声问了句:“有人在这吗?”里间传出了应答。循声走进,见一位老叔正立在斜伸的竹杈前,手法轻巧地牵拉着面筋。他一手攥着簸箕里的面筋,一手轻松地缠绕,动作熟练又从容,没有半分急促,一招一式,都是经年累月练出的本事。盘满一竹竿,便轻轻搁进方形板坑。

等整坑都挂满,再抬到埕上,插进面线架里。老婶扶着竹竿,老叔俯身拉扯,一仰一俯,一伸一缩,力道均匀地送进每一缕面筋里。那面线便如细浪泛动,松一松,再捋直,顺势抖上几下,一竿面线便尽数舒展。晾在暖阳里,细细长长,软而不腻。

这场景,看着格外亲切,一下子把我拽回到青涩的年代。20世纪70年代,我家挤